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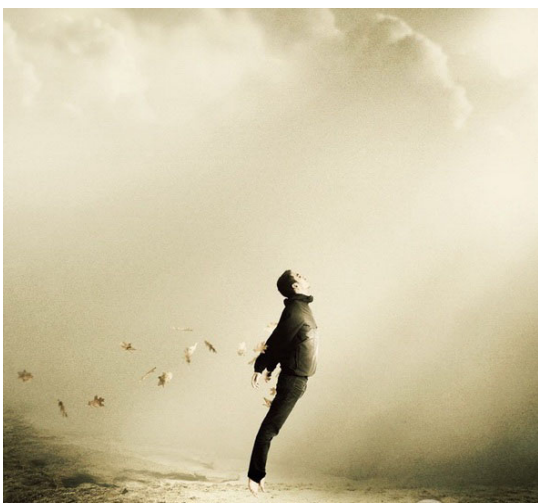
心理：假故事傳得快

苗焯

前些日子,加州森林大火,消防員費盡九牛二虎之力,把大火撲滅,他們在灰燼中發現一具屍體,此人身穿濕式潛水衣,死得蹊蹺,並非被火燒死或煙霧窒息,而是從高處墜落,經過一番推理,警方得出結論,此人本來在海灣潛水,撲火的直升機從大海中吸水奔赴火場,取水的時候把這位潛水的老兄給吸上來了,到了火場,連人帶水往下傾倒,一下給摔死了。我在微博上看到這則新聞,順手貼給了幾位喜愛潛水的朋友,立刻有人在下面評論,這是一則謠言,順便給出一個網絡鏈接,SNOPE.COM,里面有對這則傳言的詳細分析。轉發這條微博之前,我就知道這是假的,電影和電視劇中都有過類似情節,一個人莫名其妙地死了,這是個好故事,但好故事未必是真的。SNOPE.COM里首先給出科學的分析,直升機吸水裝置的直徑大概只有一英尺,根本不能把一個成年人吸入到水箱中,接著給出傳言的心理基礎,人們總擔心自己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,也擔心在日常環境中被外來事物挾持,所以這則傳言不斷擴散。

我在這個網站轉了一圈,看到下面一個故事。1996年,一個在加州工作的老兄,在報紙夾縫廣告里看到一則賣車的公告,說一輛幾乎全新的保時捷,只賣50美元。這位老兄琢磨,報紙肯定少印了兩個“0”,二手保時捷5000美元還差不多,即便5000,也非常非常便宜。於是他按

照廣告上的地址找上門去,一位面容姣好的少婦接待了他,將他引向車庫,打開車庫門,他傻眼了,的確是一輛良好的保時捷,一問價錢,的確只賣50美元。他就問那少婦,爲啥這樣的好車只賣50美元,少婦說,我的丈夫前幾天跟他的女秘書私奔了,他打來電話說,要我把這輛車賣掉,把錢寄給他,所以我就賣了這車,給他寄50塊錢。這個故事有許多版本,都是男的負心,女的處理他的資產,都是賣車,50塊錢賣卡迪拉克,賣路虎等等。網站編輯分析,這個故事傳播良久,1948年在英國最先傳播,1979年背景變成了芝加哥,到現在有許多版本,人們喜歡這個



似的故事,198塊錢能買到純金項鍊,老闆爲了慶祝公司成立十周年,268塊錢賣瑞士名表,數量有限,最先打進電話的人才能買到。還有一則故事是這樣,某一班從倫敦飛往

南非約翰內斯堡的飛機上,一個白人婦女忽然叫來乘務員,她一個黑人男子並排而坐,她向乘務員提出要求:“我不能坐在這里,挨着這麼一個有體臭的人,我要換座位。”服務員說,您少安毋躁,我去看看。過了會兒,服務員回來說,抱歉,經濟艙今天滿員,不過我們的頭等艙還有空位子,我和機長商量過了,我們可以提供升艙服務,但是頭等艙的座位不能給您。服務員轉向黑人:“您不應該和這位勢利眼的婦女坐在一起,我們把您安排到了頭等艙。”這個正義的服務員故事,其實有一定成分的勢利眼因素——從經濟艙升入頭等艙,但類似的正義服務員故事都在籲求公正和平等,比如說,倫敦機場某天天氣惡劣,航班取消了若干次,大批乘客改簽,有一位插隊,拿着自己的票對服務員說,你知道我是誰嗎?我要立刻上飛機。服務員於是廣播,在17號登機口,有一位“你知道我是誰嗎”先生,他辨識不出自己的身份瞭,如果誰能認出這位“你知道我是誰嗎”先生,請速到17號登機口來。這一下,排隊的乘客都大笑起來。顯然,這樣的故事也並不真實,人們樂於傳播這樣的故事,就是希望這個世界變得美好一點兒。

我們每天都聽到好多八卦、新聞、真真假假的消息,有些傳言反復出現,歷時多年就成了傳奇。什麼樣的事情能成爲傳奇,其間的傳播心理真是值得好好琢磨。

與一朵雲對酌

馬德

1
有一年,大雪,到山上去追野兔子。
四野盡白。深可沒膝的雪,覆了遠山近水。四下里,好多野兔的足印,彷彿它們的掙扎和喘息還在,我們說,趕緊追!追了半天,又冷又累又餓。我們四處找柴禾。樹上的枯枝,溝溝里的樹葉,崖縫間的鳥窩,田鼠洞里的豆莢,統統蒐羅了來,扒開一片雪,然後,點起了火。雪,以及寒冷,紛紛從火堆四周撤退。而我們,在溫暖里,一邊烤着火,一邊烤着乾糧,一邊大聲說笑,一邊高聲放歌。空曠的四野里,鳥都不敢飛過來,哪還有野兔子的踪影。
那一次,我們一個兔子沒逮着。心底里,卻掄拾回來無窮的快樂。

2
我有一個朋友,是位畫家。
有一天,他邀我到郊外,干什么?看螞蟻。他在一只肥碩的螞蟻屁股上,輕點一絲朱紅。整個一上午,我們盯着這只紅屁股的傢伙,一會兒拖回一只空殼的麥芒,一會兒在巴掌大的地方逡巡一陣子,一會兒對着一根高挑的草凝神疑鬼,一會兒優雅地爲另一只螞蟻讓路,一會兒又急急匆匆地去打上一架。我們兩個人,仿佛是被它牽着,一會兒駐足在這一處,一會兒又蹲踞在另

一處,一會兒手舞足蹈,一會兒又凝神屏息。我們看它,它一定也好奇地打量着我們兩個傻傻的傢伙。
被盯梢終究是鬱悶的。那天,它突然鑽進窩里,半天沒出來。我們的心,在等待中,竟好像也被困在了幽深的海底,半天,沒上來。
賞玩一只螞蟻,與被一只螞蟻捉弄,



都是一種歡喜。
3
草坪上,幾個小孩在玩水。
開始的時候,他們還挽着褲管。後來,褲腳濕了,褲子濕了,上衣濕了。再後來,鼻翼上是水,耳垂上是水,發梢上是水,渾身上下,都是水。
這是初秋的下,天已經涼了。水玩過,幾個孩子又在玩“騎馬打仗”的遊戲。兩兩對對,騎在“馬”上的孩子,與對方騎在“馬”上的孩子,在“馬”的跑動中,以腳角力,互相蹬踏。一兩個回合,三五個趟起,七八聲嬉笑,個個便摔翻在地上。再起來,身上,泥一片,水一片,傷一塊,痛一塊,然後,鬧一聲,嚷一聲,繼續玩。
一個人,若沒有從這樣的童年走過來,一定不是從詩意中長大的。
4
與人對酌,喝着喝着,人走了。
開始還茶煙繚繞。後來,煙萎了,水涼了,氣氛沒了,心緒亂了。
此時,一朵白白的雲飄過來,投在不知哪里的玻璃幕牆上,又反射到杯子里。一刹那,杯里也有了大乾坤,一朵雲,在杯中蕩呢。
趕緊再續一杯開水,雲在水里,水在雲里,雲水陸騰騰在茶煙里。輕啜一口,然後,小心翼翼放下,喜對一朵雲,相看兩不厭。
酌,與一朵雲相對,多美多好的意境啊。



雅純在佛光叢林學院唸書,對訓導老師非常不滿,總是抗拒並排斥老師的要求與言教。
一日,院長星雲法師將她找來,問道:“聽說你對訓導老師不以爲然,說說看,你對她有什麼不滿?”
雅純抓住機會,開始數落老師的不是,一說就說了半個小時。法師並沒有因爲忙碌而打斷她的說話,且不斷要求雅純再舉幾個例子來說,直到她想不起來還有什麼例子可以舉證老師的過錯時,法師就說:“你講完了,現在可以換我講了嗎?”雅純點點頭。
法師說:“你的個性是屬於黑白分明、嫉惡如仇的。”雅純滿意地點點頭說:“師父,您說的真準,我正是這樣的人呢!”
法師又說:“你知道,這世界是一

半一半的世界。天一半,地一半;男一半,女一半;善一半,惡一半;清淨一半,濁穢一半。很可惜,你擁有的是不全的世界。”
雅純聽了之後,愣了半晌,問道:“你爲何說我擁有的是不全的世界呢?”
法師說:“因爲你要求完美,只能接受完美的一半,不能接受殘缺的一半,所以你擁有的是不全的世界,毫無圓滿可言。”
雅純頓時好像失去了重心,不知所措,問道:“那我該怎麼辦才好呢?”
法師慈悲地說道:“學習包容不完美的世界,你就會擁有一個完整的世界了。” 慧禪

二分之一的智慧

《辭海》里没有“家屬”這個詞條,相近的詞條倒有幾個,比如“家眷”、“家室”、“家小”等等。“家眷”一詞,《辭海》里解釋爲家屬,這個家屬也就是指妻子。比如《三國演義》十五回里,劉備對關羽和張飛兩人說過這樣的話:“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。”那個家眷,是特指妻子的。《詩?周南?桃夭》中說:“之子于歸,宜其家室。”《後漢書?桓榮傳》中說:“如有不諱,無憂家室也。”《淮南子?修務訓》中說:“舜作室築墻茨屋,闢地樹谷,令民皆知去岩穴,各有家室。”意思都大同小異,指的都是妻小。
“家屬”一詞在民間流傳很廣,尤其在北方,尤其在“太太”、“夫人”一類新潮詞還沒有盛行的時期。即使到了現在,“家屬”一詞仍然具有着頑強的生命力,我在寫這篇文章時使用的是Word97軟件,軟件的詞庫里並沒有“家眷”“家室”和“家小”一類詞,卻有“家屬”這個詞,可見這個詞的使用率是極高的。家屬這個詞更多地流行于軍隊中,軍隊里的人稱呼自己的家眷都叫家屬。這種稱謂大約不受女權主義喜歡,因爲它有從屬的意思,好像誰若是做了誰的家屬,誰就做了誰的附庸似的。其實這個從屬並不只是女性專用的,比如在軍隊,如果一個女性軍人結婚,成了家,她的丈夫,就被稱作這名女性軍人的家屬。想一想,家屬家屬,家之所屬,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,這個稱謂不但沒有歧視的意思,相反還有一種溫馨的感覺。
在西藏聽了幾個關於家屬的故事。
一個故事是有關邊防某團政治部主任黃白華的妻子的。邊防某團駐守在察隅,那是麥克洪線的一段,自然條件十分艱苦,交通極爲不便,一條破舊的道路在極其危險的山間蜿蜒穿行,冬天大雪封山,天氣轉暖後又老是下雨,路其實是三兩天兩頭不能暢通的,即使是在正常情況下,也常有塌方、滑坡和泥石流一類的險情發生,這樣的路,若放在了內地,是沒有人會去走的。
但那是通往察隅惟一的路,不管你是進察隅,還是從察隅出來,如果你不是鳥兒,只能從那條路上通過。
黃白華駐守邊境,已經好幾年沒有探過親了。邊境的官兵不能按照正常的探親時間探親,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太普通的事,普通得沒有什麼話好說。你若是要問西藏的官兵,你問他們在

西藏服役期間。誰沒有正常探過親,他們會相視一笑,笑過以後就會說,你這個問題提得太麻煩,要數得數上老半天,你不知問,誰正常探過親,這個問題就簡單了,好回答。
黃白華就是不好回答的那一類官兵中的一個,不是他不想探親,他想探,他想探得要命,就是探不成,有好幾次部隊批了他的探親假,他也準備動身了,連給妻子帶的禮物、一窩駐地山上開着的小葉杜鵑都用察隅的泥土封好了根莖,裝進網兜里了,可部隊臨時又有戰備任務,他是部隊官官之一,不能走。
如是三番,黃白華的妻子就想,我們夫妻一場,不說朝夕相守,不說耳鬢磨擦,總得見見面吧?你不能回內地探親,你要守着國家的邊防,那我就進去,我去看你,這總該行吧?
黃白華的妻子這麼一想,就請了探親假,收拾好東西,啓程上路了。
在成都要買到飛往昌都的機票很難,一般的情況下等上一個多星期,如果遇到暑期探親季節,十天半月滯留在成都都是常有的事。當然也可以走陸路,由道路險惡的川藏線進藏,那樣的話,由成都到昌都,也得一個星期。
黃白華的妻子千辛萬苦到了昌都,然後又等去察隅的車。好不容易上了去察隅的車,車顛顛簸簸地往察隅走,走一段路,停一下,走一段,停一下。黃白華的妻子抱着帶給黃白華的家鄉特產,被顛簸的車子不斷地拋起來,又摔下去,五臟六腑都差點兒沒顛出來。黃白華的妻子那一刻想流淚,不是爲自己,是爲丈夫和丈夫的同伴,她

想他們真是太難了,她想他總在電話里對自己笑着說,我喜歡察隅。他說喜歡是因爲他已經適應了,那麼,他和他的戰友們要是到了氧氣充足的內地呢?他們要是在內地的高速公路上行進呢?他們會不會就像一群鳥兒降落到地上來行走,反而會感到不適呢?
車子終於徹底地停下來了。不是到了察隅,察隅沒到,是遇到了一場大風雪,路封住了,車子不能再往前開。
司機無可奈何地對黃白華的妻子說,嫂子,不是我不送你,路再險,道再難,四個車輪子我管着,死我也送你進察隅,可老天的事,我一點辦法也沒有,我沒法把車開上雪山,咱們還是回昌都吧,你和我大哥在電話里商量商量,明年再約個好時候進來。
黃白華的妻子把額頭上的亂發理了理,拉開車窗,看了看眼前的雪山。雪山美極了。
黃白華的妻子轉過頭來問:翻過這座雪山要多長時間?司機回答:八公里山路,要是壯小伙,睡足了覺,帶上酒和肉干,不遇到雪崩什麼的,順利的話,五六個小時吧。
黃白華的妻子說:謝謝你了兄弟,你請回吧,我就在這兒下車,我自己往前走。
司機大驚道:“那怎麼行?!你還要不要命了?”黃白華的妻子微微地笑了笑,平靜地說:“怎麼不要命,我是來看他的,不要命我怎麼進去看他呢。”司機怎麼攔也攔不住,一旁有個探親隊的戰士見狀說:嫂子,我本來打算等等,等路好走了再說,你一定要進去,我陪你。

他們開始走了,往雪山那一頭的察隅走。
她背着帶給丈夫的東西,戰士背着自己的東西,在雪里一腳淺一腳深地走。
然後她背着帶給丈夫的東西,戰士背着他自己的東西,再攙扶着,在雪地里踉踉跄跄地走。然後戰士背着他們兩個人帶着的東西,再拖着,在雪地上一寸復一寸地挪動。
他們走了足足十個小時,也許時間更長,誰知道呢?反正他們用光了所有的力氣,已經走不動,幾乎就要躺在雪里睡了,並且永遠不再起來,但他們終於走到了。
黃白華接到消息,說他的妻子趟着大雪進來了,不顧一切地進來了。黃白華丟下手上的事沒命地朝雪山跑來。他看見了他們,看見他的妻子和那個可愛的小黑點。他咧開嘴傻笑着,揩一把頭上的汗,撩起兩腳的雪粉朝他們奔去。
他跑近了。
他站住了。
他像一個真正的傻瓜站在那裏——那肯定是他的妻子,她一身雪粉,仰着烏紫色的臉兒,兩只手探索着,遠遠地伸向前方,明亮的眼睛數着,大口大口地喘着氣——她害上了雪盲,什麼也看不見了!
他叫她。她也聽見了他的聲音。她能分辨出他的喘息聲來。她朝他伸出手去,她也叫他。黃白華撲上來,緊緊地,緊緊地,害怕再失掉了似的攙住了妻子。
那小漢子,就那么站在雪山腳下,嗚嗚地哭出聲來了。
我是兩年後聽到這個故事的。給我講這個故事的人還給我講了在這個故事里發生的另外一件事,這件事是關於那個戰士的。
那個戰士沒有害雪盲,他在察隅當了兩年兵,鍛煉出來了,但他因爲一直攙扶着黃白華的妻子,他用他的身子支撐着她,他甚至把她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地拖着走,他向着陽光那一邊的臉被紫外線嚴重地灼傷了,成了黑色。
講這個故事的人告訴我,一年之後,有人看見了那個戰士,他不知在和身邊的戰友說着什麼事情,在那里呵呵地笑着,他的那張英俊的臉仍然是陰陽分明着。
雪山很美,所有見過了雪山的人都這麼說。



鄧一光